

· 中医英译 ·

从国际传播视角看词素翻译法在中医翻译中的局限性

钱敏娟 张宗明

词素是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它可以分为词根和词缀。在中医翻译中运用词素翻译法,是指将中医学术语拆分成若干部分,各部分或者至少有的部分在西医词汇中找到对应的词素,将这些词素结合起来仿造出一些新词。早在 17 世纪荷兰人就成功运用词素翻译创造了“acupuncture”(针)和“moxibustion”(灸)这两个沿用至今的中医学术语。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中医翻译导论》^[1]中专门提出了词素翻译法。在此后的 20 年里,如何把词素翻译应用到中医翻译中,这一问题得到了持续的关注与讨论。部分学者认为词素翻译法借鉴西医语言的构词法来翻译一些中医学术语,将译语和源语在词素水平上实现了对等,“为中医创造了一套外国人看得懂但又属于中医学特有的英语词汇”。这样的翻译方法优越性在于:(1)简洁——采用词素翻译能大大提高译语的信息密度并有效地保证译语的简洁性,避免了冗长;(2)专业性——使用西医语言的构词法,避免了中医学术语的模糊性,更符合科技名词术语的形式要求,消除了中医学术语与科学用语格格不入的缺陷,有利于中医翻译的规范化;(3)交际性强——所选词素是西方读者所接受与认同的,便于掌握,也能消除外国人对中医产生的隔膜感。由此产生的中医词汇语义准确、词形简明,似乎有望成为建立英文版中医药主题词表的主要手段之一,而词素翻译法似乎是中医名词术语翻译标准化的最佳方法之一^[1-7]。

中医翻译是伴随着中医国际传播的需要和变化而兴起与发展。历史悠久的中医学,很早就传播到东南亚各国,并且于公元 7 世纪传播到欧洲诸国。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的 200 多年里,亚欧各国先后翻译出版百余部有关中医方面的书籍。20 世纪以来,更多有关中医的外文书籍或杂志不断问世,国内学者开始直接参与翻译工作,基本的中医学术语被译成英、法、德等

多种语言^[8]。而今,伴随着针灸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中药进入国际市场,中医孔子学院的创立和国际中医教育的蓬勃发展,中医国际传播有了进一步的需求。关于传播模式,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曾提出著名的“5W”,即谁说、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什么效果这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在分析词素翻译法在中医翻译中的使用时,“取得什么效果”和“对谁说”应该是重点考虑的内容。

1 译介效果分析

考虑“取得什么效果”,即了解读者对信息的接受情况,信息到达受众后在其认知情感、行为各层面所引起的反应。例如有译者在选用词素翻译法翻译中医学术语时,就是从效果考虑,认为它能使译语符合医学英语词语的构成机制,能使中医学与现代医学更有效地衔接,促进其顺利地进入医学英语的词汇系统^[9]。那么在国际传播中这些词能否被接受从而产生预期效果,笔者做了进一步的查证。

在多篇论及词素翻译法在中医学术语翻译中应用的文章中,都提到“得气”一词的对应词“acuesthesia”。得气,近称“针感”,指的是针灸进针时或医者或患者本身所觉察被治机体的有效反应。在中医英语中,acu-已经专门用以表达“针刺”这一概念,而在英语中“感”也有一个固定的词素,即 esthesia;将两者组合,也就得到了词素层的对应词“acuesthesia”。笔者在 google books 中以“acuesthesia”和“acupuncture”作为共同检索词,仅得到 68 条结果。在为数偏少的检索结果中,通过进一步查看,发现“acuesthesia”的英文含义另有所指。如在 Anton Jayasuriya 所著的 *Clinical Acupuncture A to Z* 一书中提到“Modern innovations, such as the use of acupuncture with modern anaesthetics (Acuesthesia) for anaesthesia in surgery...”这样看来,文中的“acuesthesia”指的不是“得气”,而是“针麻”。

“得气”的概念,更多的英语出版物中是用普通词汇来表达,如“arrival of qi”、“obtain qi”;也有采用意译加拼音和汉字标注的方法,如 Marnae Ergil 所著的 *Pocket Atlas of Chinese Medicine* 一书中就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No.12BZX099);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No.2015JDXM012);南京中医药大学校级课题资助项目(No.11XSK31)

作者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中心(南京 210023)

通讯作者:张宗明, Tel: 025 - 85811749, E-mail: zhangzongming23@163.com

DOI: 10. 7661/CJIM. 2016. 11. 1394

应为“obtain qi (de qi 得气)”。再次通过 google books 把“arrival of qi”、“obtain qi”、“de qi”分别和“acupuncture”共同作为检索词得到的结果依次是 800 条、782 条、2 540 多条,均多于“acuesthesia”的检索结果。

虽然只是就进行了粗略的比较,但不难看出“得气”词素层对应词实际应用的情况并不理想。对于词素翻译是否在中医英语翻译上有广泛的适用性,李照国从 2003 年起就分别撰文,对其早期提出的词素翻译法进行了反思^[10-12]。他指出该方法“生搬硬套地翻译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中医术语”,所拼缀的术语多数未被接受,也违背了中医翻译的目的,但对词素翻译未能广泛应用的个中缘由并没有进一步探究。

2 译介受众分析

考虑“对谁说”,即明确目标读者,读者是谁常常会使译者做出不同的判断和决定,从而影响译文的遣词造句。在翻译中同样的内容可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哪种做法更适合或可依目标读者而定。例如 IVF,既可以直接译为“试管婴儿”,也可以保留英文;后者只适用于部分受众群体。考虑中医译本的目标读者,有的是知识界、学术界的群体,想深入了解中医,甚至拿来作研究;有的是普通受众,只是想了解一些普及型知识,或借机了解中国文化的概貌。针对这样不同的需求,需要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身为英籍人士的魏迺杰先生从事中医翻译工作多年,编写多部中医词典在国外出版。他指出中医学现在西方社会受欢迎的原因,“是由于西方社会相当大部分的人对于现代医学及现代科技失去了信心,而日益重视天然和整体之概念”^[13]。随着中医学的整体观和重视天然的概念日益受到西方社会的重视以及西方对中医了解的不断深入,西方关注中医的人更加期待了解中医概念及其精髓的传统内涵,读到原汁原味的中医文献,弥补西方人在健康观、疾病观、治疗观上的不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借用西医词素的翻译法就有了更多的局限性。此外,医学词汇作为一门专业性高的语言,其源自希腊语、拉丁语的词根、词缀并不被所有西方人士熟知。如果非西医族群的中医爱好者,都要先借助西医的词素来建立对中医学的概念,那无异于“嚼饭与人”,中医学的精华尽失,他们体会到更多的可能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顿悟,而是如坠云雾般的迷茫。

3 文化基因差异

中西方医学形成发展于东西方两种异质的文化土壤和社会背景中。通过比较中西医学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笔者认为中西文化基因的差异是造成了词素翻

译未能广泛应用的根本原因。

张岱年先生曾对中西自然观作过这样的比较:“西洋哲学之原子论,谓一切气皆由微小固体而成;中国哲学中元气论,则谓一切固体皆是气之凝结”。指出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然观是原子论,而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然观是元气论。原子论认为万物本原是原子,原子作为一种最小的、不可见的、不能再分的物质微粒,以不同的秩序和位置相互结合而形成各种事物;原子论倾向于“把变化理解为具有一定质的微粒子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增加(或减少、结合和分离)”。而元气论则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基石。作为无形的、连续的物质,气其内部没有空隙,外部没有边界,各种有形的具体事物都是气的聚合而成的。不同的自然观,也使中西医形成了不同的生命观。西医侧重构成论,构成论的基本思想认为“宇宙及其间万物的运动、变化、发展都是宇宙中基本构成要素的分离与结合”^[14],强调分析与还原;中医在生命观上侧重生成论,认为人体“从天生从地成,循‘生生之道’整体地生长壮大”^[15],强调整体与综合。

这些差异,使得西方文化表现出偏重于结构还原、个别分析和宏观机械运动形式的研究等传统倾向;而东方文化表现为偏重于功能研究、整体综合和自然感应现象的思辨性探讨等特长。两种不同的自然观、生命观是造成中西医两种不同医学体系差异的内在“基因”,因而在西方发展了以实验和计量来把握解剖形态,重视精微结构和器质性病变,强调特异性病因对抗治疗的西医学;在中国形成了借助望、闻、问、切来把握生命整体之象,注重整体分析和功能性病变的中医学,顺应人体的自我调节能力而进行调治^[16]。

伴随着诊疗技术的革新、新型疾病的出现和医药产品的更新,借助派生法为主的构词法,现代医学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医学词汇。在派生法构词中,构词成分如同用于组装机器的零件;而理解医学词汇的关键就在于识别、拆解构词成分。这种构词法切合了西方把整体分解为部分的分析性思维,反映了西方思维的精确性,也体现了西医构成论的生命观。按照相似的构词法,即以西医词素来构成中医的术语,乍看似只是词汇处理方式的不同,但其实译者处理的是两大片文化。把以模糊、笼统、歧义性为特点的中医语言处理成以客观性强、准确度高、结构形式严密的西医术语,中医原有概念的实际内涵不能完全表达,“一般读者很难辨析这些似是而非的词语是代表着新发展的理论和方法还是表达着古老文化的理念和思想”^[10],中医学术语本身的文化基因与目的语中西医词素代表的文化

身份相冲突,仿造西医所构造的中医新词也就很难在异域文化中立足了。

另一方面,仿造西医构词翻译法所能实现的简洁性、专业性或规范性实际上抹杀了中医学术语的特点。因为中医的术语中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源于日常生活用语,其概念常为原语词的本义或引申义、比喻义。西医概念不因语境的不同而改变,而中医学术语、概念常因语境不同或上下文搭配不同而有变化。在美国 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西方医学中心认为只有西医学术语和中医学术语完全对应时,才能在标准化词条中把西医学术语和由直译法翻译的中医学名词并列。该中心的医学博士 Lawrence Taw 认同使用普通词汇来翻译中医,因为在语境中这些普通词汇也能完成专业内容的交流^[17]。在该中心开展的一项为期 2 年的观察中发现认真对待中医的学习者都乐意学习代表了传统中医内涵的中医学术语,而这些学习者在临床观察与实践也能逐步理解到中医学术语的真实含义^[18]。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反馈,扫除了我们在中医翻译中应用普通词汇会显得“俗不可耐”的担心,也不会简单地因词素层翻译法仿造的词“符合科技术语的形式要求”,而放弃对术语本身文化内涵的传播。

4 小结

从译介效果、译介受众和文化差异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借助西医词素所仿造的新词,无法帮助英文读者了解传统中医概念,对中医学国际传播少有帮助,更难承担推广中医文化,“向世界说明中国,实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汇通和融合,完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使命”^[19]。面对人类疾病谱的改变、化学药物的毒副作用和医疗保障体系所面临的日益突出的医疗负荷,西方把目光投向东方,主动吸收中医学知识,期待强调人与自然共存的中医学能作为现代西方生物医学或对抗医学的替代和补充,我们在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中应相应采取更为主动的角色。鉴于中西医学在观念形态上、器用特征、致知方法、医家行为规范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差异,它们的结合注定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两种医学描述正常人体、疾病和治疗法则的语言若要统一,也必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过早、过多地借助西医词素把多义、歧义的中医学语言转化为单义、精确的科学语言,悄然中放弃了中医传播的主动权。笔者期待通过进一步的呼吁,说明词素翻译法在中医翻译中应用的局限性,帮助中医以本来面目走向世界!

参 考 文 献

- [1] 李照国主编. 中医翻译导论[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 138-148.
- [2] 李照国主编. 中医英语翻译技巧[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7: 80.
- [3] 罗磊. 中医常用术语层面英译分析[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2, 22(8): 627-628.
- [4] 李永安. 词素层译法在中医名词术语翻译中的应用[J]. 中国科技翻译, 2005, 18(2): 50-52.
- [5] 刁襄, 胡幼平. 浅谈词素翻译法在中医翻译中的应用[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6, 26(3): 266-268.
- [6] 苏峰. 等效翻译理论在中医英译中的应用[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2, 18(3): 337-338.
- [7] 徐春捷, 刘明. 词素翻译法在中医名词术语翻译中的应用[J]. 继续教育研究, 2013, (3): 127-128.
- [8] 张登峰, 薛俊梅, 高娟. 中医翻译: 三十年回顾与思考[J]. 中国科技翻译, 2007, 20(2): 52-54.
- [9] 杨勇萍, 姚丽娟, 毛和荣, 等. 中医英译方法的回顾和总结[J]. 北京城市学院学报, 2014, 16(5): 65-69.
- [10] 牛端月. 早期中医西译者的翻译思路与方法[J]. 中西医结合学报, 2003, 1(4): 309-311.
- [11] 牛端月. 谈谈中医英语翻译研究者的基本素养[J]. 中西医结合学报, 2004, 2(4): 314-317.
- [12] 李照国. 何由换得银河水, 洗净群生忿欲心——我的一份中医英语翻译检讨书[J]. 中西医结合学报, 2007, 5(5): 598-603.
- [13] 魏迺杰. 就谢教授及其同僚运用西医学术语表达中医概念的回复[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6, 26(8): 746-748.
- [14] 金吾伦主编. 生成哲学[M]. 河北: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2.
- [15] 孟庆云主编. 孟庆云讲中医基础理论[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 20.
- [16] 张宗明主编. 奇迹、问题与反思: 中医方法论研究[M].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2004: 144-153.
- [17] Hui KK, Pritzker S.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the Perspective from UCLA Center for East-West Medicine[J]. Chin J Integr Med, 2007, 13(1): 64-66.
- [18] Pritzker S. Living translation in US Chinese medicine[J]. Language Society, 2012, 41(3): 343-363.
- [19] 黄友义. 发展翻译事业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繁荣[J]. 中国翻译, 2008, 29(4): 6-9.

(收稿: 2014-06-14 修回: 2016-05-23)